

書名 儀禮經傳通解二十三卷集傳集註十四卷
嘉定中刊元明間遞修刊本
撰者 宋 朱熹 撰，宋 黃榦 撰續
卷 卷十七
內容分類 經-禮-三禮總義-宋
索書號 貴重-9
編號 A260200

卷十七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260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文本 [儀禮經傳通解二十三卷集傳集註十四卷](#) 嘉定中刊元明間遞修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儀禮

傳集注

王朝禮一之

覲禮

記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

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

甸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

男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

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2563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十七

中庸第二十九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學禮十二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
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
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

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
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
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
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率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
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
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

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
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
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
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
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
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
也蓋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
人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
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啓
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

暗恐懼乎其所不聞

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

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為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

本然而不使離
吾子慎其獨也

見音現○隱暗處也○細事也獨者人所不

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

而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不自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必誠常戒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

之遠也
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

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

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
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
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致中和
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有者

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効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

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

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

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

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

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

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

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

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

人反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

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反

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

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

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鮮上聲下

同○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

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
之今已久耳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
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
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知者之知去聲
○道者天理之
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
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
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
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

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
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道不可離
人自不察
是以有過
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夫音扶○由
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
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

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

其斯以為舜乎

○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舜之所以為大知者

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

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獲，胡化反。阱，才性反。辟，避同。期，居之反。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擒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謂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况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

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獲，胡化反。阱，才性反。辟，避同。期，居之反。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擒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謂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况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

臣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况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

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

之貌服猶著也膺背也奉持而著之心曾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遷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

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

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大爲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豪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也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子曰南

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與平聲○

抑語辭而汝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

也君子居之寬柔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

謂橫逆之來互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君子

之道也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

強者居之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胃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

敢之力勝人爲強強者之事也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

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

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

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中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恠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

矣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

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

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

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則能擇

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

改廢蓋至誠無息自有不能止

子依乎中庸游世不見知而

者能之不為索隱行惟則依乎中庸而

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

仁之左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

言而猶不自居也故

唯聖者能之而已

右第十一章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

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

之門故於篇首即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

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

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

矣餘見集

二十章

大八十八卷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精味反○費用之費也隱體之微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

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

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

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與去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君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

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遠

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

舉全體而言聖人同有所不能盡也侯

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

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弄舜病博施

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

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鳶余專反○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鵠類

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

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

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

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緊緊
為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

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

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

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

以為道

道者年性而已固眾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

為道者惡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

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

改而止

觀研計反○詩幽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執邪視也言人

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

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

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盡己之心爲惠推己及人爲恕違言至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入者是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矣

大則愛一
人則盡心
道
未能

一焉所求此下以事父未能也所求平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謏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言行顧言君子胡不慥

慥爾
子夏曰慥爾道不慥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

道之所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常也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益力言有餘而初則謹益至謹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雖為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隨造乎替美之也元此世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不能

能也其所所以然者則子一而章故此

君子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

君子但因其所居之位而為素富貴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

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

不自得焉難去聲此言素其位而行也在上位不陵

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

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援平聲此言不願乎其

也外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

幸

易去聲。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微求也。幸謂所

不當得而得者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矢諸鹄

反求諸其身

正音征鹄工毒反。畫布曰正樓皮曰鹄皆侯之中

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

必自卑

辟譬同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

好

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

合也。耽亦樂也。翕子孫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三

詩而贊之曰人能和睦妻子宜於兄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以

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事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

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
 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神者
 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
 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
 而已為德猶視之而非見聽之而非
 言性情功效鬼神無形與聲然物
 體物而不可遺終始其非陰陽合散
 此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
 言體物猶易所謂幽事使
 二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
 其上如在其左右齊側皆二〇本之
 為言齊亦不齊



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
 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
 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
 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君高悽愴
 二物之精也神詩曰神之格思不可
 度思矧可射思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
 數〇詩大雅抑之篇格
 周況也射獸也言夫微之顯誠之
 而不敬也思語解
 不辨如此夫夫音扶〇誠者真實無
 妄之謂陰陽合散無乘
 其發見
 辨如此

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

以貴貴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

子曰至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

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故大德必得其位

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

之傾者覆之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

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故大德者必受

命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

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
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

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
事書言

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
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武王續大王王

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

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

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大音泰下同○此
言武王之事續繼

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
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

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
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武王末受命

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

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

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

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

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

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追王之王去

此言周公之事未猶老也追王蓋推
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述之所起也先
組紺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
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
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
受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
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
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孝者

武王周公之孝天下之人
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夫孝者

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

大王王季文王之
成文武之德以道其
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
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

春秋脩

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
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
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
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

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宗廟之禮所以

烹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

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

毛所以序齒也昭如字為去聲○宗廟

十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大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

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

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

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

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

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踐

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齒年數也

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

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

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

則曰反而二焉皆指先王也此結

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郊社

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

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掃嘗之義治

國其如示諸掌也

郊祀天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

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魯秋祭也西齊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三人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

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畧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齊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

方策其有則具政舉其人三則其政

息

乃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人道敏

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夫育秋○敏速

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故為政在人取人

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

也為政在人冢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一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

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一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仁

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

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殺去聲○人指

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

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

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

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

不知天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示不可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

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

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

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

者一也

知王聲○達道者天下古今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

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問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哲外更別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

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

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其成功一

也

強上聲○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

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

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

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

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

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子曰好學

近子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子曰二字

衍文奸近乎知之知並去聲○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二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反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耻非勇然足以起懦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

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

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

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

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

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

也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

辨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為

先經之本然必親師友然後脩身之道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達莫先其家故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
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
柔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
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
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修身則道立尊
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
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
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
則四六師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書
九

之効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爲民表
所謂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
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
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
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
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
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
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
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
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

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歛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歛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朝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

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橐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

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爲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凡事豫則立

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

困行前定則不攷道前定則不窮跲其反

行去聲○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攷病也此承上文言

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在下位不獲乎上

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

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

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

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

善不誠乎身矣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

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

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止也誠者天之道也誠之

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

之者也中並去聲從七容反○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

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以上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

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

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

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

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為

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則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果

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

強者固執之効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
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
可造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人則
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
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
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
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天以
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
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
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
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
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十章

子曰言以繼
武周公之

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
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
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
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
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
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
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
此問詞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
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
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
之意彼有關文析此
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

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

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

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

三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

之意

唯天下至誠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

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

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

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

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

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

常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後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

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通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

如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

知之故至誠如神見音現○禎祥之兆妖孽者禍

著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

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一豪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不能

察其幾焉
神譚是神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

物之所以自誠而道者人之所以自誠也誠以心大本也道以理

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

為貴天下之物皆誠之所為故必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

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誠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下

以誠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

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去聲○誠者以成己然既有

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
者體之存智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
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
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

不息則久久則

徵

以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

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

四方并是也有諸中者既以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

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

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

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

地同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

聖人與天地同體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

無為而成

見音現○見猶示也不見而以配天而言也無為天地之道可一言

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

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以此

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書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

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天地之道

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言天地之道誠

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今夫天斯昭昭

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之多及其絪縕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

之生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

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

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

殖焉夫音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

若反○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

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

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

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詩云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

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

為文也純亦不已於音烏乎音呼○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

歡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

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

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

右第十六章

言天道也

洋洋乎發育

萬物極于天峻高天也此言道之優

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充足有餘之意

禮儀經世也威儀曲禮也此待其人而

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

焉即言至道指上兩故君子尊

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

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煖溫之溫謂故

學之義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道體之大也道問學

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發達之大端也不以一豪私意自蔽

不以一豪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以知事審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祈

其則之使有豪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

其六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

其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

其心焉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

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與平聲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丞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

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好去聲裁古災字。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非天子不

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疎貴賤相接

之體也度品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

同倫行去聲。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

言天下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

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

樂焉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子曰吾說

禮紀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有焉吾

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

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

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

已而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信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去聲呂氏

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信不信民

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

民弗從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

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故君子之道本

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

諸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

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言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人也百世

以俟聖人而不感知天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

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

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詩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求

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

下者也

惡去聲射音結詩作數○詩周振驚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

指本諸身以不六事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坤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

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

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言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辟如天地之

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

如日月之代明

辟音譬幬徒報反○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

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

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別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動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動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

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

密察足以有別也

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聰明睿智

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徧

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

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見音現說

音悅。言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是以聲名洋溢乎

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

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

无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施去聲隊

音墜。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

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天焉有所

倚夫音扶焉於虔反。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

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三品之人倫大本者所世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

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法所謂經綸之也。

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

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

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肫肫

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肫之純反肫肫懇至貌

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

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

考其孰能知之

聖知之知去聲○周書賁也鄭氏曰唯聖人之

知聖人也

若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

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

不能為利非二物無此

詩云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

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

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

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

德矣

衣去聲絅口迴反惡去聲闇於感反○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

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

羊皆作衣錦褻衣褻絺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綱
 之然衣錦故有目章之實淡簡溫綱
 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
 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
 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
 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
 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
 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詩
 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
 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

人之所不見乎

惡去聲○詩小雅五

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比君子謹獨之事也詩

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

動而敬不言而信

相去聲○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

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特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詩曰奏假無言

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



而民威於鈇鉞

假格同鈇音夫○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忱承

上文而遂及其効書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鉞也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

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女之

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効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

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至矣

輶由酉二音○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

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乃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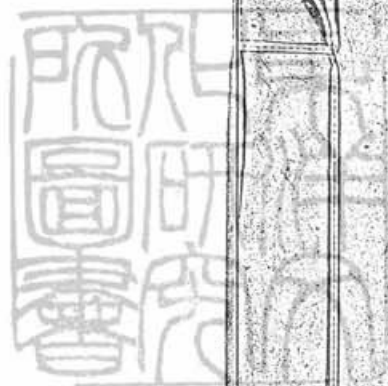
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臻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曰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

反復丁寧示人入意之深其可不盡心焉

禮記仲夏解卷之四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